

风物 杂谈

檐溜儿

■张金剛

若无檐溜,那静默的屋舍便少了灵动俏皮,失了情趣韵致。

雨来,或冰雪消融,积水汇流,乖巧地奔向瓦口,循复着,以至“年复年”,流逝了年华,可无论何时何处邂逅,都如是初见,分外欢喜。亲切地唤一声“檐溜儿”,是新知,似老友,瞬间亲近了几分,一如故乡老屋檐下那一溜儿水、一溜儿冰、一溜

儿光阴……

那几间老屋,再普通不过。突起的房檐上,一道瓦口带一片滴水瓦,不远处又一个,大概六七七个。瓦口处常生有几株倔强的麦芽、椿芽、豆芽,扒住少得可怜的浮土,随风飘摇,蓬勃着夏日的张力。怕檐溜儿过猛,淋湿了檐下,父亲常会趴在瓦口处,伸长胳膊,给瓦接上一段铁皮或塑料瓶,将溜儿甩得更远。

春雨秋雨较为温和,滴下的檐溜儿少很多,弱很多。哩哩啦啦,滴滴嗒嗒,打在初生的嫩芽或将熟的秋叶上,也无多大动静。对此我少有感触。

而夏雨就不同了,骤雨、连阴雨常至,即便穿了雨衣,撑起雨伞,也难保不被淋湿。故而,一家人便聚在家里,哪儿都不去,倒也因而得福,其乐融融。

雨不停下,檐溜儿便不断。水漫过屋顶,倾泻而下与庭院积水汇合,挟卷着枯草黄叶、豆类麦糠、鸡粪拉

圾,流向院外沟渠。这檐溜儿似一把大扫帚,替我干了清扫院落的活计,省了挨母亲的唠叨,一直让我心存感激,但更多时候,是父母和我一起坐在檐下忙活。

檐溜儿敲打石榴、蜀葵、月季、丝瓜的“啪嗒”,或注入筒桶的“叮当”“哗啦”,是最悦耳畅快的伴奏。此时,母亲常会为全家包一顿南瓜猪肉馅儿水饺;或者手上舞动麦秸编草帽,穿针引线纳鞋底、缝补衣服。父亲则坐在蒲团上,归拢委桔、扫帚苗、高粱穗,专注地绑着笤帚、扫帚、炊帚;或者拿出他的斧锯刨凿干会儿木工,操起他的板胡兴致盎然地拉上一段儿解闷儿。

小时候,冬天的雪很多很大,厚厚地盖了满房、满院、满村。午后,初霁的暖阳与蒸腾的炉火令屋顶的积雪丝丝融化,雪水嘀嗒,缓流,将瓦口下的雪堆钻出几道深洞。可傍晚或翌日,“瓦沟冻残雪,檐溜粘轻冰”,雪水檐溜儿变成了冰锥檐溜儿,映着灯

光或日光,通透透、亮晶晶,似是屋檐生出了凌厉的冰牙,有些吓人。但我更愿意其为屋檐挂起了风铃,想抄起勺子铲子敲一曲,或者视其为一把神奇的水晶篦梳,梳理着嘈杂蓬乱的农家日子。

登上梯子或凳子,敲下一根最长的冰锥,握在手中当宝剑,边吸溜着鼻涕,边与伙伴儿们打得热火朝天,棉袄“冒烟儿”。冷不丁,不知谁将宝剑顺着领口插入,激灵一下,打得更惨烈。

当冰雪融水,水又结冰,相融相生度过一季长冬,檐溜儿渐渐消了踪迹,便又是一个暖春。

而今,那老屋已倾颓,只留一堆瓦砾。我徒手刨出几片弯瓦、两片滴水瓦,上面还接着铁片。看着、品着、恋着,最后高高举起一片,高至记忆中的屋檐处。那尖尖的瓦尖儿似还有檐溜儿滑下,滑入我的眼,再从眼眶溢出,顺着脸上的沟壑,滴在院石上,嗒嗒,嗒嗒……

人生 行板

陌上听风少年郎

■王国梁

每次回到故乡,我都会到乡间小路上走一走。天地清明,阳光煦暖,轻风荡漾,草木芬芳。田里的庄稼绵延而去,一直绵延到天边。远远看到几个少年在田野里奔跑,他们的笑声在风中飘荡,仿佛风铃轻响一般悦耳动听。他们追逐着,有时停下来互相逗引嬉戏,仿佛几只活泼跳跃的小燕子,让整个田野活了起来。

我看得入了神,恍惚觉得时光仿佛来了一场大交错,我瞬间变成了少年的模样。时光中那些模糊的影像清晰起来,那些单纯的笑脸又一次浮现在眼前。

“阅尽千帆,归来依旧是少年”,真的是如此。美好的少年时光扎根在心里,每一次回归,都会唤醒那些芬芳的记忆。无论你经历过怎样的岁月流离,经历过怎样的人生起伏,只要回到自己启程的地方,一切都会瞬间归零,你依旧是那个陌上听风少年郎。

记得少年时代,田野是我和伙伴们的天堂,陌陌间留下我们数不清的脚印,也留下我们数不清的笑语。那时候没有网络,没有电视,狭小的屋子关不住一颗颗雀跃的心。而田野里有庄稼生长,有陌上花开,有参差绿树,有蜂蝶起舞,有虫蚁活动,有小兽出没……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,每一种事物里都藏着无限乐趣。神奇而丰富的大自然,唤起我们的的好奇心和探索欲。那些纯天然的快乐,牢牢地吸引着我们的。我相信,每一个在乡间长大的人,都会对那段纯美岁月充满感情。无论他以后走到哪里,经历过什么,始终都会保持一颗简单纯粹的初心。

那时候,我们在田野里打猎、采野花、捉虫子、追野兔。有时候爬到树上招摇,有时候站在坡顶高喊。有时候我们奔向最高的土坡,俯视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,居高临下,我们个个觉得自己成了大英雄,仿佛世界都在我们脚下了。我们冲着远方高喊起来,希望村庄以外有个更大的世界来收留我们的声音。脚踏熟悉的土地,我们萌生出去远方的愿望。更多的时候,我们都是奔跑中,好像脚步很难停下来。陌陌交错相通,跑起来特别爽气。可以由麦田跑到桃园,可以由菜园跑到河堤。

奔跑时,我们会大声问同行的伙伴:“你听到风声了吗?呼呼的。”小伙伴们边跑边回应:“跑起来才有呼呼的风声呢,停下来听不到!”单纯的少年,在田野里撒欢儿,释放着身体的能量,享受着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。

有时候,我会一个人坐在田埂上,默默地看草长花开,看蜂飞蝶舞。我发现,停下来也能听到风声。安静的时候,风声是那么清晰,忽大忽小,忽远忽近。风过田野,草木们也发出细微的声响,那么亲那么近。我竖起耳朵听,感觉风是一阵一阵的,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,觉得时光就在这风声里缓缓流逝了。陌上听风的少年,品味到一种微甜的味道,那是少年时光的味道。

流年似水,岁月更迭,转眼间陌上听风的少年,已然成为岁月深处的剪影。但那份美好的情怀,永远留在了心底。

闲庭 随笔

又到立秋

■潘玉毅

每次看到身边有人晒自己绘制的扇面和诗文,我便知道又一年秋天近了。画扇是立秋的习俗,书上记载:“立秋,宜插花,宜听琴,宜画扇,调养情致,平心静气。”立秋前后,天气的变化十分明显,过了立秋,溽暑迟钝,晚风初凉的秋天就要登场了。人既称“万物之灵”,在对季节的感知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:若说夏日时节因溽暑而烦躁,到了立秋之日,心态渐渐地就变得平和了。

中国人讲究“破而后立”,立秋如同一个分水岭,宣告着夏天的“破”和秋天的“立”,这从属于两个季节独有的声音,可以清晰地感知到。夏日,知了和青蛙平分了昼夜,你在日间聒噪,我在夜里喧闹。但是秋风一起,秋虫纷纷从洞里爬了出来,双强对立的局面逐渐演变成群雄割据。相比而言,夜里的势力似乎更强大一些,夜幕降临以后,厨房、书房到处都是“咕咕”“呱呱”“啾啾”的声音。它们并不藏身于室内,却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耳边。而日间,除了人语、车马之声,蝉鸣渐渐地稀疏起来,直至消失,仿佛它们再也无力鸣噪。这一番强与弱的角力,新旧的更替,象征着一个季节的结束和另一个季节的开始。

汉语里有个词叫“新秋”,秋天年年都至,但每一年的秋天都是全新的。当时光由盛夏转入初秋,又由初秋转入深秋,很多小动物悄无声息地消失了,蝴蝶、蚊子、萤火虫,虽然偶尔还能听得几声蝉鸣,却是越来越稀,越来越弱。慢慢地,秋风起了,菊花黄了,鲈鱼肥了,蟹脚痒了,河边的草消失了,石头一块块露出了出来……

人们素来喜欢用“秋高气爽”形容秋天,可见秋天给人的感觉除了“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事秋风悲画扇”的伤感,更多的时候是空旷的、明朗的,宛如打开门见到一室的“窗明几净”。秋天有很多独具特色的事物,譬如露珠、枫树、落叶。“可怜九月初三夜,露似真珠月似弓。”挂在草尖上的露珠,经风一吹,掉落在地上,微微有些凉意。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与“无边落水萧萧下”的肃杀不同,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,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季节的美丽。至于落叶,草木无声,有时飘零,当蝴蝶飞跑了,它们都变成了没有翅膀的蝴蝶。当然,立秋离这一切还很远,只是没有立秋,这一切都无从想象。

闲读之际拾得一个好句:“洗砚之时曾染指,种花以外不低头。”读书人清高自许,与秋相仿,不攀附、不低头,令人敬慕。然而到了深秋时节,稻穗深深地埋下了头,人们也埋下了头,忙碌起这一年的丰收。与高昂的头颅一样,沉稳、谦逊,成了立秋之后的又一道风景。

故土 感怀

湖边的香樟树

■毛君秋

村子北边,有一汪湖,叫滑泥湖。湖边有棵香樟树,也不知什么时候种的,是谁种的,也许是一只鸟儿衔了种子掉落堤岸野生出来的吧。听村里老人说,它应该有一百多年树龄了。树围粗大,3个人手挽手才能合抱过来,树冠呈伞形,夏日里浓荫蔽日,十分凉爽。

清晨,湖面被一层薄雾笼罩,远远望去,大树仿佛悬浮于湖面,微风漾起,仿佛到了仙境。湖堤还种有许多油桐树,和香樟树比起来,它们小多了。

这棵香樟树是鸟儿们的乐园。第一缕阳光抵达之前,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,这儿就已经非常热闹了,雀儿们在树枝上“叽叽咕咕”地发表着自己的言论,它们没有固定的“座位”,在这棵枝头上鸣几声,啾几下,嗖地又跃到另一枝头上,继续着各自的演说,欢快是它们永恒的主题。

一群白鹭隐藏在绿叶丛中憩息,好似树上盛开着朵朵白色的花。一条金黄的鲤鱼跃出湖面,“啪”的一声又跌回水中,白鹭似乎受到惊吓,一齐扑棱翅膀飞到近处禾田里,把田野妆点成绿白相间的风景画。

这片湖水滋养着无数以鱼、虫为生的鸟儿,也滋养了我们。村里人都吃这湖水的水。黄昏时分,夕阳西下,各家各户的劳动力出动了,他们挑着满满一担水在树荫下穿行,鸟儿在树上欢鸣,炊烟袅袅在村子上空升起,村子里传来呼儿唤女回家吃饭的声音。

香樟树下有一块很大的空地,是村里人的乐园。上午,老人们闲来无事,搬条小木凳围坐在树的东头,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自己卷的纸烟,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。村里的女人们也没有闲着,她们团坐在树的西头,纳起了鞋底,旁边的竹篮里装满了各色线头和一些精致的鞋样,她们时而低头不语忙着针线活,时而像群噪的鸟。中午,田里做工的男人回来了,他们没有直接回家,而是来到樟树下,把铁锹横支在地上,一屁股坐下,享受树荫的清凉,让湖风把身上的汗吹干,再回家吃饭。

放学后,这里就是我们这帮小伢儿们的天地了。书包往家里一扔,三五成群来到树下,像一只只灵活的小猴子,爬到香樟树上玩耍。香樟树是一位胸怀宽广的老人,它不仅容纳了鸟儿安家,也容纳了我们这群淘气的小家伙在它身上闹腾。它粗大的枝干斜伸开来,一直延展到湖面,像一尊卧佛,被我们的小脚长时间攀爬磨得光滑。盛夏时,乘大人们午休,我们呼朋唤友,赤条条地爬上树,借着枝杈的弹力,扑通扑通往湖里跳,惊起几只水鸟扑扇着翅膀贴着湖面飞奔,湖面泛起几路波浪,延伸到很远。

夏日的晚上,这里最是热闹。晚饭后,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背着竹床、提着板凳纷纷来到湖边树下纳凉。湖风习习,田野虫鸣和蛙声四起,合奏着人间最动听的交响乐、催眠曲。玩累了的我们静静地躺在竹床上,睁大了眼睛数天上的星星。天上星光闪烁,湖水里也跳跃着数不清的星星。湖里的星星离我们更近,仿佛伸手就能捧到似的。这时,树上的鸟儿反而静了,与天上的星星、乘凉的人们一道,守护着世间的和谐与静谧……



映日荷花

李陶 摄

心灵 火花

盈满父爱的“写真集”

■艾科

父亲生性木讷,从我记事开始他就不苟言笑,我是在他无形的威严下慢慢长大的。大学毕业定居城市有了孩子之后,我开始尝试缓和同父亲的若即若离,尽可能地在每个假期都回老家陪他几日,并趁机会拍摄一些父亲生活的点滴。但父亲每次都不配合,即便被我强拉着面对镜头,他的表情也会异常局促。

在父亲68岁生日前,我再度回乡探亲,让父亲继续成为我手机镜头里的主角。回到老家之后,父亲正在门口的菜园里摘菜,见我们举家回来,他乐得眉开眼笑。盛夏烈日炎炎,园中菜蔬青青,父亲穿着印有化肥商标的白色T恤站在菜园里,一幅老农民的质朴画面赫然映入眼帘,于是我二话不说,掏出手机就对他一通拍摄。父亲见我“故伎重演”,旋即止住笑容转身去摘豆角。多年的劝导毫无作用,父亲依然不爱拍照,他总说自己其貌不扬不上镜,一个乡下糟老头有啥可拍的?拍给谁看?为了说服父亲配合我,我打开多个短视频软件,用“农民网红”的事实告诉他,现在城镇化日益加快,城市生活已不足为奇,但很多城里人就爱看真实质朴、传统悠闲的乡村生活。我好话说了箩筐,可父亲还是不愿将他的日常

乡村生活“公布于众”,以至我每次回来看他,都是他忙他的家务活,我拍我的“写真照”,各忙各的互不打扰。

这次,我死缠烂打地拍了大约十多分钟时,父亲才腾出空来问我中午想吃吃什么,我说想吃喝绿豆汤,妻儿则想吃韭菜馍。就在我们决定以“剪刀石头布”的形式“二选一”时,父亲说:“有啥好商量的?你们难得回来一趟,绿豆汤和韭菜馍我都给你们做!”说完,他将刚摘的豆角带回家,然后着手去准备绿豆、南瓜和冰糖,并以最快的速度将食材下锅慢熬。紧接着,父亲又挎上竹篮冒着高温去菜园里面摘韭菜,我举着手手机紧跟其后,抓拍他忙碌时的样子。拍了半竹篮韭菜之后,父亲又回到厨房将韭菜洗净、控干、切碎,再配以鸡蛋、熟油、食盐及其它作料调味。准备好这些菜馅,他再和面擀皮,填馅儿下锅煮。父亲做这一切的时候,我都站在厨房的一角伺机拍摄。咔嚓的拍摄声丝毫没有影响他有条不紊的劳作,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,汗水早已将他的衣服浸湿。

晌午时分,父亲把熬好的绿豆汤和出锅的韭菜馍刚端上桌,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大块朵颐起来。我们酒足饭饱后,他的脸上也露出了

心满意足的笑容。在我们假期最后一天返城时,父亲又将采摘的豆角、茄子、黄瓜、西红柿等蔬菜打包,以便我们带回城里吃。

晚上回到城里的家中,我将手机里新拍的照片导入电脑后,突然萌生出给父亲68岁生日送上一份“特殊大礼”的冲动。我想把近8年来给父亲拍的照片做成写真集当成生日礼物送给他,这样以时间为纵线,更能全面真实地记录他在乡下的美好时光。于是,我便欣喜地打开电脑里的图片文件夹选照片,选着选着,两行热泪簌簌而下。我万万没有想到,近8年来拍摄的照片上,全是父亲劳作时的镜头——麦地里锄草、菜园里浇地、集市上卖菜、骄阳下抢收、槐树旁洗衣、厨房里烹饪、房屋里打扫、院落中喂鸡、暴雨中飞奔……父亲似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。文件夹里保存的数百张照片,宛若他素常生活的写真集,无需任何修饰美化便足以动人。

我决定从中选出68张最具代表性的照片,制作成两套饱含父爱深情的写真集,一套送给父亲,另一套放在我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,让它时刻告诉自己,有空常回家看看,时光有多匆匆,父爱就有多伟大。